

意林
轻文库



恋之水晶
系列 032

暖伤青春文学掌门人

雨微醺

倾心书写叛逆时代
刺痛青春，向爱而生

欢歌犹在 意微醺Ⅲ

雨
微醺
著
YU
WEIXUN WORKS



吉林摄影出版社

意林
轻文库



恋之
水晶
系列

032

欢歌犹在 意微醺Ⅲ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欢歌犹在意微醺.Ⅲ / 雨微醺著. --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7.12

(恋之水晶系列)

ISBN 978-7-5498-3052-7

I. ①欢… II. ①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5893号

欢歌犹在意微醺Ⅲ Huange You Zai Yi Wei Xun Ⅲ

著 者	雨微醺
出 版 人	孙洪军
总 策 划	安 雅 张 星
品牌主编	非 非
责任编辑	施 岚 胡晓路
图书统筹	朱 颜
特约编辑	曹爱云
绘 图	E.Pcat
书籍装帧	胡静梅
美术编辑	王周益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98-3052-7

定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10-51908584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黑夜对白昼的追逐	001
第二章	遇见你是最美的意外	017
第三章	你好，另一个自己	033
第四章	拥抱火焰的冰人	041
第五章	大海上的纸帆	055
第六章	无所畏惧的畏惧	069
第七章	战火中的玫瑰	085
第八章	将秘密盛进瓶子	095



Contents



目录

第九章	繁华城中的繁华梦	109
第十章	你好，最熟悉的陌生人	119
第十一章	爱与被爱是一个圈	133
第十二章	幸福是猫的尾巴	149
第十三章	最初的起点与终点	165
第十四章	冬去春来又一夏	179
第十五章	一叶知秋，一雪识冬	193

H u a n g e Y o u Z a i Y i W e i X u n Ⅲ

Huangge You Zai Yi
Wei Xun III



第一章

黑夜对白昼的追逐



夜，这是一个很美的夜。

繁星漫布，弦月高悬，夜空如一张铺开的画，亦如一张囊括所有的网，在其中任由世间芸芸众生纵横来去，惶惶终日，循环往复。每一刻，有数以万计的人出生，也有数以万计的人辞世，千万者的热恋，千万者的诀别，以及数不清的拥抱、大笑、哭泣、争吵、指责……人生百态，烦琐细碎，比天际的星还要多，多到分不清到底谁是谁，眨个眼，就再也找不到它。

此刻，张笑笑觉得自己是一个窥视者，坐在一个由天际垂下的秋千上轻轻晃荡，窥探着天上的星。抱着怀里泛旧的布偶，她在想那无数夜星中的某一个，一定有另外一个如她一样的生物也在仰望头顶的大网，想要用自己有限的目光去丈量和窥探无限的宇宙，知晓自己存在的意义，最后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渺小与无力，低下头而已。

她伸手，冲夜空挥了挥，感觉那些星星就在自己的掌心，闭上眼睛甚至可以想到自己的五指在夜中搅动，繁星在她的指间如同水中受惊了的鱼儿，四下游弋。

整个曼哈顿已进入了沉睡，她也逐渐在这样的幻想中随着这个城市开始入睡，直到一声巨响自地下传来，所有的星星如受到惊吓一般散去。她开始坠落，最后落定，猝然睁开双眼，发现自己不在星空之间，而是在自己的卧房，躺在床上。

书桌、衣柜、窗户，窗前画了一半的画，睡前打翻的颜料与画笔在地上，凌乱的书本丢在沙发上，一件弄脏了的裙子丢在旁边，这都是今天下午被那个高个子女生推倒的。

“你应该闭嘴，你才是疯子！”楼下来男人的厉喝，随后是一阵东西落地的声音。

那是皮特的声音，张笑笑一下子听出来了。其实，她不用听也能想到，能在这个时间，在这所房子里发脾气的人，除了这个嚣张的继父再无他人。

2005年，张蕊与皮特在一次晚宴上相遇，一个是唱得一嗓子好昆曲，经营茶道，纽约名流座上宾的华裔名媛；一个是小有名气的华裔商人。两个人从共同的故地聊起，之后发现有着相似的海外漂泊经历，从尘埃中生出芽，最后长成大树，惺惺相惜之余共坠爱河，同年举行婚礼，那时张笑笑已4岁。

但矛盾的是，张蕊在选择与这个男人结婚的同时，又似乎不太相信自己再嫁的这个男人，所以她一直都尽量不让张笑笑与皮特之间有太多的接触。甚至当初他们举行婚礼，张笑笑也没有参加，是用人带着她在家中度过的，她没有见证那一场仪式。或许，也正因如此，张笑笑从未承认过这个继父，如同那个从未出现在自己生命中的亲生父亲一样，只有一片空白而已。

初时，皮特与张蕊也有过一段快乐的时光，但后来在发现他有诸多情人，并且不愿在婚后放弃任何一个时，张蕊才大梦初醒。爱情蒙蔽了她的眼睛，让她看错了人。



因为张蕊太过独立，有独立的经济，有独立的人脉，甚至在某些方面远比皮特还要精通。她不缺钱，也不缺关爱，她的独立、固执和高傲让皮特找不到她的软肋，最终只能惹得他厌烦。很快，皮特搬出了房子，偶尔回来也是与张蕊争吵不休。这四年来，像今晚这样的情景，张笑笑已不记得发生过多少次了。

张笑笑赤脚下床，碰到了床边的吉他，落地发出一声惊弦之音。随后，她卧室的门被敲响，家里的用人客气地询问是否可以进来。看来，是在她发现继父与妈妈的对战后，用人早有防备地来到了她的门口。

张笑笑没有回答，用人苏菲推开门，却未进来。她脸上带着小心的微笑，说张蕊要笑笑不要出房间，因为那是大人之间的事情。

“裙子脏了，地也脏了。”张笑笑打着哈欠，指着房间。

苏菲愣了一下，然后进来收拾地上的东西，口中答应着会尽快处理好校服，确保她明天上学就可以穿上。但当她再抬起头时，却发现张笑笑早已不在屋内。

张笑笑站在回旋楼梯处俯瞰楼下，看着皮特扬手将桌上放置的两个青花薄瓷茶具打翻在地毯上。随后，皮特重重地踩到上面，那精致脆薄的茶盏就立时化为一堆碎片。

皮特用她听不懂的方言快速地指责着什么，张蕊坐在那里冷冷地看着他。但从她紧攥的双手可以看出，她内心也是不安的，只不过是出于修养在克制而已。

张笑笑赤着脚跑下楼，来到张蕊身边，用自己小小的身体挡在张蕊与皮特之间。张笑笑在害怕，全身微微颤抖，嗓子因为畏惧而发不出声音。但她就那么张开双臂护着张蕊，抬头仰望着那个高自己许多的成年男人，目光坚定，不屈不挠。

“不许欺负我妈妈。”许久，张笑笑咬牙吐出一句话。

皮特是不会和一个孩子计较的，或者说不屑，冷眼看着，满目鄙夷。张蕊没有预料到张笑笑会出现，唤着苏菲的名字，要她赶紧将张笑笑带走，也催促着张笑笑回房。在一切暂时无果后，张蕊最终望向皮特，让他不要将成人之间的战火转向一个无辜的孩子。

“无辜，和我说无辜？你带着这个小丫头嫁给我，多少人在背后说我白当爹来着。”

“我们又不是活给别人看的，我以为你能看清这些。我有女儿在娶我之前你就知道的，你说不介意。”

“不介意？多少人在背后说我没用，笑我自己无儿无女，说我再拼命也是给别人做白工，便宜外人！”



“她是我的女儿，不是外人。”张蕊争辩道。

“你……不过也是个外人而已。”

此话一出，张蕊原本想要说出的话瞬间卡在了喉间，再也说不出来，也不能再说。她目光盈盈，几度启唇又几度闭上。

张蕊的悲伤与震惊换来了皮特一瞬间的目光闪躲，之后别过脸去，只道一句：

“我后悔了。”

皮特转身，拿了沙发上的外套要离开。张蕊木然地立在那里，不动不语，已无力再与他辩解。但没有料到的是，走至门口的皮特又回过头，说了另一句话：

“你应该知晓，此生她都会是你的累赘、你的债。你应该也后悔了！”

张蕊茫然后退，跌坐在沙发上。张笑笑第一次见到妈妈的脸上露出那种失望和无助。也许仅是一瞬间的念头升起，张笑笑几乎不经任何思考，冲正离去的皮特跑去，抓住他垂在身侧的手狠狠地咬了下去。

张笑笑只是想要这个让妈妈伤心落泪的人得到惩罚。但她没想到，皮特迅速抽手，让她踉踉跄跄地撞上旁边摆放艺术品的柜子。随着物品纷纷掉落的声响，她的头部被掉落的陶瓷工艺品击中，顿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在最后混乱的零星记忆里，张笑笑似乎听到了张蕊的尖叫声和东西摔碎的声音。她又似乎听到了嘈杂的脚步声，隐隐约约像有许多人围住她，把她紧紧包围，让她感到窒息，但又像置身于一一片浩瀚星空里，让她感到虚无。

当张笑笑醒来时，她看到了许多刺目的光束，戴着口罩手套、穿着无菌服的医生环绕着她。他们在说着什么，要她放松，然后她再度陷入了一片幽深的星空。

再次能够有意识地看这个世界，张笑笑将散乱的思绪归结到一起组成连串的思维后，看到的第一件事是奥运会正在北京举办。她躺在病床上，大屏幕上显示游泳比赛的实况。电视的声音被消掉了，所以她只能看见画面而听不见声音，以至于她怀疑自己失聪了。

好在，苏菲从病房外端着水进来，欣喜于她能醒来。她终于安心，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她听得见，看得到，她还是她。

张蕊是在一个小时候才赶来的，身着职业套装，绾着发，化着精取得体的妆容，脚上穿着尖高跟鞋。这是在纽约这所国际大都会里一个贵妇寻常的打扮，但出现在张蕊身上的次数很少。

在张笑笑的记忆中，张蕊更多时候是身着舒适的棉麻长衫，素颜披发，坐在黄木桌

前与那些茶盏小炉为伴的一个风雅人。在一切都快速而躁动的纽约，她如同开在炙热沙漠中的一株幽兰，格格不入。此时，她好像也变成了这片沙漠中的其他植物，与大多数人开始相似。

门外同样身着西装，提着公文包的男子看了病房内一眼，提醒张蕊时间不多了，然后退到门外等候。

张蕊走过来，将手包放下，来到床前打量张笑笑，伸手在张笑笑的额头上轻轻抚过，把额际的乱发捋顺，最后说出一句无关紧要的话。

“医生把你的头发剃掉了一半，你要乖一点儿，别哭。”

随后，张蕊重新拿起手包，离开了这间白到让人不踏实的病房。窗外的阳光透过窗纱照进来，让张笑笑觉得格外刺眼。

之后数天，张蕊再没出现过，一直都是苏菲照顾着她。苏菲告诉她，已将她的书本和干净的裙子收好了，只要她好起来，就能回到学校，一切照旧，包括那被剃去一半的头发也会长起来的。

一切，都会如旧的。

张笑笑站在病房的窗户前俯瞰楼下，花园、道路、绿树、散步的病人，以及不远处的中央公园，一切尽收眼底。这是高级护理病房才有的风景，但除了这些，也仅有这些了。

苏菲不在的时候，这里的护士会来照顾她。有一个金发美国护士带着职业的微笑，完美地完成所有工作，不多停留，也不会多说一个字。还有一位是亚裔护士，似乎因为是同一个种族的关系，对她很亲切，也会给张笑笑带一些小公仔玩具，偶尔还会陪她聊天。也是从她的口中，张笑笑得知张蕊此时正与皮特谈判离婚，这件事如今已成为华裔圈子内最热门的八卦话题。

一个是华裔圈的名角儿，一个是新兴的富商，这两个人的结合当年就是华裔圈内的大事，如今的反目更引发哗然。

胜负不重要，是非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与自己不相干。但凡有一点儿值得谈论的资本，人们都不会放过机会。这是任何一个圈子和团体的共性。以别的人生来娱乐自己，是世俗众人都免不了的陋习。

“你妈妈也是个传奇呀。”亚裔护士边感叹边做自己的工作。

张笑笑那时候对“传奇”这个词还没有更多的体会。

两日后的午夜，张笑笑醒来后，发现张蕊坐在她的床边正看着她。她的妆花了，头发松松地垂着，身上的套装有些褶皱，名贵的手包丢在一边，疲惫憔悴得像是老了好几岁。



第一章

黑夜对白昼的追逐



“你们越来越像了。”

“谁？”张笑笑疑惑地问。

“她，你的姐姐。”

姐姐？这是张笑笑第一次从张蕊的口中听到这样一个称谓，也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真正开始接触到与郁欢相关的零星资料。张笑笑见过很多家里有姐妹的同学与邻居，但对于她而言，一直以来都只有她一个人而已。但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她以往的认知将被全盘推翻。

张蕊说了很多，自己被遗弃的幼年、被收养的童年、军旅生活的少年、初次婚姻的青年，和漂泊海外后的经历，以及张笑笑初次听闻的那位姐姐，和她亲生父亲的些许碎片信息。

那个叫郁欢的女孩，是张蕊与第一任丈夫的孩子。就在孩子出世的那一晚，她的丈夫在抗洪救灾时牺牲了。之后，作为遗孀的她拒绝再嫁，却因为年轻美貌招来诸多无端的诟病，最后忍受不了流言蜚语的污蔑和故地睹物思人的悲伤，她选择向命运低头，同一个爱慕自己的人去了旧金山。

但是，当她在旧金山费时半年认可了这个男人，终于有勇气和决心去尝试新的生活时，一个女人的到访让她如大梦初醒——原来他早已有家室。她震惊之余仓皇逃离，之后她做过很多工作，洗碗工、清洁阿姨、修脚妹，甚至一度流浪街头与乞丐为伍。好在她会唱戏，在做工时遇见一个华侨，然后带她去了巴黎。

那个华侨就是张笑笑的生父，是他发现了她，也从某种意义上拯救了她。张蕊开始有自己的交际圈、自己的事业，甚至鹊起的名声。直到十年后，她离开法国，带着肚子张笑笑的张笑笑一起重回美国，彼时已经拥有了不错的身家与名望。

“我想回家，回到那个地方，我想重新选择一次。我一定不再逃跑，一定会坚持下去……”张蕊揽着张笑笑，在病房内失声痛哭。

“我想念她，想你的姐姐。我憎恨现在的一切，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如果可以，我不会再离开故地，对于海外漂泊的一切，我都后悔了……”

张笑笑愣愣地被她抱在怀里，肩胛生痛，脑后的伤也隐隐作痛。她茫然地消化着这一切猝不及防的信息，看着那个总能平静优雅自处的妈妈在自己面前崩溃痛苦，悔念不已。

“那……我呢……”久久之后，她才拼凑出这样一句话。

张蕊伏在她瘦弱的肩头痛哭，没有回答她。张笑笑那时还不懂何为痛心，不能用太精准的语言描绘感受，却有一种深深的失望在胸口生根。

她的妈妈，生出了念头，希望连同她的诸多悔恨与自己一起抹去。

这让她心生寒意，心生畏惧。

半月后，张笑笑出院回家，大多数时候还是只有苏菲照顾她。她头上包着纱布，穿着宽大的白衬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却不再爱说话，更喜欢抱着吉他闲散地弹奏，有时候尝试按着曲谱来，有时候不成章法。

张蕊似乎从那个遗世独立的女性，忽然变得很匆忙，回来得很晚，出去得很早。有时候她回来早了，也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人待着。偶尔，张笑笑能从空气中嗅到烟酒的味道。直到有一天，张蕊忽然出现在早餐桌上，素衣披发，不匆不忙，神情平静。

“笑笑，我们要搬家了。”张蕊喝着牛奶开口。

“去哪里？”张笑笑放下勺子询问。

“中国，我们的家。”张蕊露出了微笑。

那眼神里依旧满是悲伤，却不再如前些日子那样绝望，她又燃起了希望。在茫然了数日之后，她像是重新找到了新的方向，并已经为之做好准备向前出发了。

吃完早餐，张蕊要苏菲给张笑笑披上一件外套，自己也换上舒适的布鞋，带着张笑笑去中央公园散步。她似乎终于记起来，张笑笑在受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陪伴。

“我们回去后，一切会有新的开始。那里很大、很美，有很多可爱的人，你一定会喜欢那里的。”张蕊这样描绘她既定的目的地。

“那我现在的这一切呢？”张笑笑反问。

“放弃吧，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会有更好的。”张蕊斩钉截铁。

之后她们漫步在中央公园里，张蕊告诉张笑笑，她这几天联系了中介，安排国内的房子与手续事宜，只等她处理完与皮特的离婚事宜，她们就离开这个地方，永远不再回来。

“可是妈妈，你还爱他，是吗？”张笑笑抬头，眨着眼睛好奇地询问。

“爱？”张蕊没有料到，才八岁的女孩也会用上这个词。她愣了一下，低头与张笑笑对视两秒，望着这纯真无邪的眼神，她却畏惧一般地闪避开来。

“你还小，不懂什么叫爱。更不懂，爱一个人需要多大的勇气与代价。爱，太沉重了。”

张蕊望着面前阳光照耀下的湖面，像是感叹，亦像是回忆。张笑笑站在后面看着妈妈的背影在草地上投下阴影，将自己半掩于其中。她下意识地退后了一些，尽量不淹没于那样的阴影当中，最后跌倒在草坪上。



第一章

黑夜对白昼的追逐



当天晚上，皮特再次到来，进门后看到坐在沙发上的张笑笑，唇角露出冷笑。他走到张笑笑的面前，低下头来与她对视，双目之间尽是厌恶。

“她不爱你，她只爱你的姐姐，将你放在身边养着，不过是把你当成你姐姐来弥补而已。可怜你还为了她要与我拼命，如今落得这般光景。”

“你是坏人，走开。”张笑笑挥手朝皮特的脸上挥去，指甲在他的脸上留下划痕。

皮特立马拧眉，愤怒地抬手，却又在最后挥落下来时止住。他抓住张笑笑的肩头，道：“论坏人，你的妈妈比我强，你可知道她拿什么威胁我离婚？她用起诉我伤害你的事。你看，她还是最爱她自己！论坏，她才是最坏的那个。拿自己的女儿去威胁牵制自己的丈夫，多坏的人。”

“皮特，你够了！她还是个孩子。”张蕊及时出现，喝止了一切。

“你也知道她还是个孩子，却还用她来和我谈判。你的律师函我收到了，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那天晚上，皮特与张蕊再次爆发战争。张笑笑被苏菲抱在怀中蜷缩于卧室的床上，她佯装睡去后，苏菲轻舒一口气出门离去。张笑笑在黑暗中睁开眼，泪水无声地滚落。她虽少不更事，却也懂得诸多大人世界的言语之重。

张蕊要离婚，不管一切，不要一切，只要一个自由身离开这里。但是，就如同当年皮特力排众议坚持要娶她一般，此时他坚持不肯离婚。他的公司正值上升期，他在华裔圈乃至纽约的上流圈中刚有不错的名声和地位。他不想因离婚而给公司带来不利的影响。更何况，张蕊如今的名声与人脉关系对于他是有利的，这也是他当初决定娶这个女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你不爱我，为什么还要困住我？”张蕊质问。

“因为当初你选择了进入我的围城，你选择了我，我又哪里会让你随便离开？即使我用旧的衣服，在我不想丢之前，我也不会让它自己从我的衣柜跳出去。”

“你已有那么多的情人，有那么多选择，放过我吧。”

在数年的婚姻中，尽管有诸多争执，但张蕊从来未求过这个男人。她拥有自己独立的生活与人格，即使是在旧金山打黑工时，也鲜少求过谁。后来不顾外界各种风评，嫁给这个来自山西靠煤矿发家的男人。他俗气又暴躁，有着诸多恶习。所有人都觉得张蕊是为了他的钱而下嫁，她也不曾辩解一句，求过一字。

此时，她委下身段去求他，求他放过她。

“你见过谁的衣柜里只会放一件衣服？你嫁给我时就该知道，我不过是你放在衣柜比较显眼的位置而已，你不会是我衣橱里的唯一。你嫁我不过是图财，我也不曾亏待

过你，你怎么会以为我会为你清空别人呢？”

一件衣服，一件比较显眼的衣服而已。这是历时五年的婚姻里，皮特对张蕊最后给出的评价。这让张蕊再次呆愣住，说不出话来。

“我不会离婚的，你死心吧！”皮特微笑。

“皮特，我不过是爱你一场，你何必如此决绝？”许久，张蕊低声质问，心灰意冷。

“你说你爱我，就证明给我看呀。医生说我不能有孩子，老天注定是要我一个人走到死，那我就要拉上一个人陪我。”

皮特走近张蕊，伸手托起张蕊的下巴，轻轻地抚摸她光滑的下颚，仔细端详她的面容。看着那双悲伤与怨恨的眼睛，他居然笑了。

“所有人都说我是个暴发户，觉得我一无是处。如今我无父母，无兄弟姐妹，这么多年的失败，和医生一次次的检查结果也判定了我不能有儿有女。对这孑然一生的命运，我不甘心，我不想就此屈从。直到你出现，你说你是真的爱我，尽管我不相信，但是我还是愿意有你这样一个人陪我一起到死，我的太太。”

“你疯了，我不过是爱你，我何其无辜。我不过是爱了你一场而已，你何至如此……”

张蕊狠狠地推开皮特，不敢相信地看着面前的男人，这就是数年前自己曾爱上的人，甚至此刻她还对其心存幻想，还想着以最周全的法子离开他。而他想的不过是拉着自己一起下地狱，做他的陪葬品而已。

皮特离去，张蕊如数年前在郁振国离世后历经诸多非议一样，绝望地倒在沙发上，再次捂着脸号啕大哭。她为自己的处境而哭，为自己当初错误的选择而哭，更为自己那一片真心换来这样的回报而心疼自己。

张笑笑隔日恢复上学，失去半边头发的她显得格外扎眼。走在校园里，原本对她就有着诸多不满的同学，更是越发地嘲笑她，且给她取了一个诡异的外号，在她进出校园时起哄叫着。

这群人为首的是一个女生，她高大强壮，脸上长着雀斑，身边站着一众“姐妹”。张笑笑已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她从她们面前低头走过，一言不发，忍受着这一切，以避免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这次，她低着头走过去，但走到一半时却又停下脚步，站在那个女生面前，冲她第一次伸出了手指，告诉她该停下来了。她表示讨厌这样的笑声，如果她们不停下来，她会有所表示的。





一众女生意外于张笑笑的首次反抗，随后爆发出更大的笑声。张笑笑则用自己的拳头实现了反抗的诺言。

两个小时后，张笑笑背着被扯破的书包回到家里，衣服与裙子上满是尘土，头发乱成一团。苏菲迅速迎上来照料她，一如从前心疼着这个小女孩，做好了抱着她、等她哭一场的准备。

但，这一次张笑笑没有哭。她用手捋了一下自己的乱发，冲苏菲露出了笑脸，提着书包径直上楼回到房间。

与此同时，在城市另一端的一间大楼办公室的落地玻璃之后，张蕊坐在律师对面，对着一纸文书发呆许久。手机响起，她的手微微一颤，冲对面坐着的律师微微颌首，将文书放下，侧身自包内取出手机接听。

是张笑笑的学校打来的电话，指名要求张笑笑的监护人接电话，告知她一个小时前，张笑笑将同学打伤一事。张笑笑即将面临审查，校方建议先停她的课，同时被打同学的家长现在极为愤怒，已经报警。鉴于张笑笑尚未成年，所以校方第一时间通知张蕊知悉此事，建议她迅速到警局来处理此事。

张蕊听着这一切，甚至顾不得询问更多，或者正好终于有了一个理由赶紧结束与律师的面谈。她匆匆起身，与律师作别后赶往警局。

在警局内，张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因为张笑笑总是那么温顺少言，瘦弱内向，如何能将这样一个高大强壮的同学打伤。女生的妈妈大声指责着张蕊，言辞激烈。张蕊与之沟通无果后，选择了放弃，留下律师的名片，办理相关手续后离去。

当晚张蕊与张笑笑尝试着谈一谈，但是张笑笑却显得无话可说。她安静地听着张蕊叙述、询问、教育，甚至指责，她一字不回，直到最后她问出一个问题。

“如果是她，你会这样生气地指责吗？”

“谁？”张蕊愣住。

“你的另一个女儿。”

张蕊启唇，却未说出话来，她一时间竟无话可说。她没有想到年幼的张笑笑会这样冷静地问出这个问题，反将她一军。

“不会，是吧？”张笑笑从椅子上站起来，脸上露出微笑，眼神却透出一种冰冷。

皮特再次到来是在那天半夜，他气势高涨地来到这里，不同于往日的愤怒与乖张，这次却是高兴，甚至兴奋。张蕊系好睡衣带子走出卧室下楼，她的双眼泛红，显然张笑笑与她的对质已经让她今晚难以入眠，而皮特的到来，似乎也注定了今夜她将彻夜无眠。

“她怀孕了。”

皮特兴奋地开口，张蕊都没有明白他口中的“她”指的是谁，但仔细想想，是谁重要吗？都是“她”而已。

“我们离婚吧。”

这是皮特说的第二句话，果断又利落地给出结果，甚至不让张蕊有一丝反驳，他只想要这样的结果而已。

面对皮特的兴奋，张蕊立在下旋的楼梯上，下意识地拉紧了睡衣带子。

“什么时候？”张蕊环抱着双臂，沙哑出声。

对比张蕊的疲惫虚弱，皮特的声音高亢有力，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与迫不及待。

“马上，现在，立即！”

三个词，干脆利落，令张蕊一愣，又大喜大悲。

喜的是，她终于可以得到解脱，可以打开枷锁离开这个牢笼，得偿所愿重获自由，可以如她所希冀的那样重归故土，去寻找自己曾经错过的人和事。

但是，她也同样大悲，并非为眼前这个男人，而是为自己。她悲自己一心所念、真心爱过的男人，不顾流言蜚语真心而嫁的人，曾那么执着于不放自己离去，此时也不过是因为另一个女人怀孕，就将自己弃如敝屣。

“好。”张蕊微微抬高下巴，发出一个音节。这似乎是她此时唯一可以做的事了。

“这该死的，为什么才凌晨3点，我还要等6个小时才能和你离婚，6小时后我一秒也不会多等。”皮特走上楼梯，忘形地说着，双手扣住张蕊的肩膀，摇晃着，以表达自己迫不及待的决心。

张蕊闭上眼睛，微微侧过头，不与面前的人对视，空气中浓重的酒味更让她觉得厌恶极了。

“我会给你一笔钱，就当是买你这几年的时间，你不会吃亏的。”

“物有价，情无价。我与她才是真爱，你这样的人是不懂的。”

皮特松开张蕊，留下一句如同在冰上撒霜的话，然后欣喜地下楼离去。

至此，如一纸判词般，她这些年的一切，在他的眼中有了定论，不过就是贪图钱财的一个女人，与俗人无异。尽管他口中声称知晓她爱他，但实际上，他从未相信过。

皮特关上门时，发出一声重响。早在楼下候着的苏菲欲要上前去对张蕊说些什么，张蕊站在楼梯上示意她止步，不要再靠近。

苏菲低头离去，其实她亦无话可说，因为她知道发生在张蕊身上的一切，所以更明白，此时任何安慰的话对张蕊来说都没有用。



第一章

黑夜对自危的追逐



张蕊缓缓蹲下身子，环抱着双臂，再摸索着抱住自己的肩，在明明温度适宜的房子却感觉全身寒冷彻骨。

直到一只小手搭上她的肩，从背后轻轻地蹲下来环抱住她。那只小手一直停留在她的肩头，只要她抬手就能握住，而事实是她也的确向那只小手靠近，却在最后握上的时候将那只小手轻轻拿开。

“苏菲，带她去休息吧！”

张蕊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张笑笑，就让苏菲上前将她带离，留给她一个微微拱起的消瘦背影。

张笑笑一直回头，望着坐在楼梯上的那个身影，显得那么无助又无力。她觉得与那个身影离得那么近，不过数米而已，却也那么远，远到她甚至不屑于自己的关心，将自己推开。

如果此时是她在此，张蕊应该会拥抱她吧？不会是这样冰冷得头都不回。张笑笑躺在床上如此想着，闭上眼睛再不敢想。那个素未谋面的姐姐，她从未出现，却是自己人生中最大的阴影，挥之不去。

皮特出车祸的消息是在张蕊穿戴齐全准备出门时传来的，张笑笑坐在桌前吃着早餐，苏菲打理着张蕊需要携带的一应物品。她拿着电话站在沙发一侧，另一只手还拿着预备要戴上的钻石耳钉。

在听到警方的通知后，张蕊愣了半晌没有言语。那一头的警察以为她是过于悲伤，用尽量柔缓的言语试图安慰张蕊。但张蕊如同未闻，最后只喃喃地吐出一个字。

“不！”

张蕊依旧迅速地出门了，只是由原定签订离婚协议的律师所，改成了医院的急救中心。她一身华裳，妆容得体，提着名贵的手包同司机与律师一起前往。

“我们会尽最大的可能抢救，但是我们必须表示，想要他活下来，还需要上帝的眷顾。”医生无奈地解释完，戴上口罩转身再度进入手术室。

张蕊不得不承认，她有个不错的律师。那位平时话多的私人律师在医生离开数秒后，就将呆愣在原地的张蕊叫醒，告诉她要开始筹备争取对皮特公司的运营权与股份的继承权，要在公司的股东及管理人员找上门之前，有更早一步的准备，要有一场公司主权争夺战的心理准备，等等。

张蕊茫然地听着律师专业的讲述，缓缓地抬起手示意他先收声，她只想静静。不久，公司其他数位股东所指派的人陆续到达手术室外，每个人都说着是受老板示意前来